

秋日私语

秋天,这个收获与凋零并存的季节,每一个故事都染上了金黄的底色,沉淀着时光的厚重。此刻,让我们侧耳倾听那些关于成长、收获与思念的低语。

迟来的怒放

□思维

在我家书房南窗外的院子里,有父亲生前栽种的两棵桂花树。奇怪的是,栽下四五年后,枝叶逐渐攀到了二楼阳台,却一直没有开花。于是每到农历八月,我经常会站在南窗下,睁大眼睛寻找,张开鼻孔嗅闻,但最后总是失望和叹息。

一年又一年,高温时早晚浇水,还择机施肥,花却依然未开,香也无从飘来。我真有点绝望,甚至想过是否要砍掉这两棵桂花树,但终因它们经年累月地青绿着,不忍下手。

当初,父亲在院子里还种了无花果树、枇杷树、橘子树等果树。特别是百余株盆栽花卉,父亲不时将它们搬到阳光下促进光合作用。于是院子里花枝招展,不时香上一阵。而那些果树也逐渐长大,结起累累果实。每一种花的开放,每一棵树的结果,总让父亲兴高采烈,不时请邻居好友前来赏花、品尝果实。我则充当摄影师,院子里笑声不断。每当这时,对着那两棵青绿的桂花树,不少人就会充起内行,有的说,这是土质问题;有的说,桂花树最迟五年就得开花,再不开就是雄桂花树,永远不开花了;还有的说,这里光照不足,再过十年也不会开花;更有人说,桂树开花要等贵人来……耳闻这些言语,我无言以对,却又心有不甘。

就这样,桂树不开花,逐渐成了我的一块心病。我暗问自己:理应开花的树老不开花,是不是有精神或肢体残疾?是不是患上了不育症?但是面对那么青绿、那么蓬勃的桂花树,我又实在不相信它们会患上什么绝症,并且一直暗暗劝慰自己:那么旺盛、那么执着的生命之树,一定会闪耀出飞扬的光彩。

到了第八个年头,虽然在人前人后,我口头上总说不在乎桂树是否开花,心中却更加留意它们的一枝一叶。中秋过了,农历八月下旬了,我虽然几乎绝望,但还是暗暗期盼着奇迹的出现。也许是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吧,有一夜,在梦中,我忽然发现桂花怒放了,一丛丛、一簇簇,是那样的金星缤纷,那样的闪闪烁烁,细小的花朵仿佛在跳舞,摇曳的枝叶仿佛在伴舞。而那浓郁的桂香,仿佛一波又一波的花浪,飘飘漫漫,流溢不绝,让人陶醉。既然梦中的桂花如此清香馥郁,我就不愿睁开眼睛,就愿永远在梦中,只愿让一切都融化在这股桂花的清香之中……

突然,一股极细极清极幽的桂香断续拂过,我想用鼻子捕捉时却又踪影全无。接着,又一阵香风袭来,好像一根丝线穿过大脑,稍纵即逝。啊,不,这不是梦!我猛地睁开眼睛,闻到了一缕淡淡的桂花香。我再猛吸一口,终于逮住了这无影无形的芳香,是桂花之香,是迟到的桂花之香!我挺身坐起,吮吸着这时有时无的幽香,仿佛倾听时强时弱的琴音;而我的心,随着音符跳动起伏,仿佛要跳出胸腔。就在恍惚间,我猛然发觉,这幽香来自南窗外,来自那两棵迟迟不开花的桂花树!

我马上披衣来到院里,绕到南窗外的桂花树下,深深地吸上一口,一股幽香沁入心脾。再睁大眼睛仔细搜索,我看到了隐藏在绿叶中的金星点点。啊,千真万确,那两棵桂树开花了!那两棵桂树正在开花!我深深地品味着那还很微弱,时有时无,却令人陶醉的丝丝幽香。此时,只见下弦月挂在西天,月光清淡如水。在微风中,我仿佛看见桂花的幽香和着冷月的清辉,微波似的轻轻荡漾开去、弥散开来。我忽然想起“暗香浮动月黄昏”,这句形容梅花的宋诗,它何尝不适用于此时此景此情呢。

之后的几天,我深深陶醉于“迟开桂花”带来的惊喜之中。随着桂花的清香越来越浓郁,香味完全弥漫了整个院子,并源源不断地溢出院外。桂花从最初的点点含苞,逐渐怒放成一片金黄。邻居们开始交口称赞这两棵迟开的桂花树,甚至路人 also 情不自禁地驻足寻觅着、指点着、闻嗅着、赞叹着。随着第一批花瓣的凋落,迟开的桂花树害羞地把又一批花穗藏在了枝叶间,形成深绿的天幕上镶嵌着点点金星的又一道奇观。这几天,我天天大开南窗,让桂花的芳香浸润书房,也浸润我的心灵。

此后,两棵桂树每年都比赛似的张杨怒放,仿佛要弥补迟开的缺憾,争当院中最靓丽的风景……

这种“迟来的怒放”,让我想起郁达夫的短篇小说《迟桂花》。桂花有早桂、晚桂之分。郁达夫小说中的“迟桂花”其实是“晚桂”,与本文中说的“迟开桂花”并非一回事。但小说里说:“桂花开得愈迟愈好,因为开得迟,所以经的日子久……但愿我们都是迟桂花!”用以比喻“人生总有下半场,迟来的花开亦芬芳”,则让我深有感触:是花,终究会开放,任何时候都为时不晚。人亦若此:生命总会开花,自应努力飘香人间。

柿子红了

□程玉玲

霜降柿子红,时至秋日终。院墙拐角的那抹红,是秋日最慷慨的馈赠。十年前我亲手刨下那方土坑时,指尖还沾着新翻泥土的潮气,刚移栽的柿子树苗细得像根麻杆,几片嫩叶在风里怯生生地晃动,谁能想到如今它已亭亭如盖,把半个院子都拢在浓荫里。随着气温的迅速下降,炎热漫长的夏天戛然而止,还没享受到几天秋日舒适的温度,我们的小城已正式进入深秋。

十月末的风裹着凉意掠过枝头,原本青黄相间的柿子像被施了魔法,一夜之间就染上了透亮的红。有的红得热烈,像缀在枝头的小灯笼,风一吹就轻轻晃动,连光影都跟着摇曳;有的还带着点橘黄的底子,像少女脸颊上未褪尽的红晕,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仰头望去,满树的柿子挤挤挨挨,把枝丫都压得微微下垂,伸手就能触到那圆滚滚、沉甸甸的果实,指尖能感受到果皮上细腻的绒毛,还有阳光晒过的暖。

往年采摘柿子是一网摘尽。果实成熟了,鸟儿就会来抢食,它们每天在枝头巡逻,尽挑好的吃。为了和鸟儿抢食,我总是见柿子泛了一点黄,甚至带青色,就着急地把它们全摘下来。竹篮里堆得满满当当的青黄色果子。然后,在纸箱里铺上旧报纸,码上好几层,放在阴凉的屋檐下慢慢等。每天都要掀开报纸翻检一遍,看哪个先泛出浅红,哪个不小心捂出了斑点。那时,总觉得等果子成熟的日子格外漫长,却忘了果子在树上与风、与阳光、与雨露相处的时光,才是最珍贵的酝酿。

今年刷到一段“树上熟”水果的视频,镜头里的桃子挂在枝头,果皮透着蜜糖般的光泽,咬下去的瞬间汁水四溢。我忽然想起院角的柿子树,便打定主意让这些果子在树上多待些日子。起初还担心霜降来得早,会把果子冻坏,夜里总忍不住披件外套去院子里看看。月光下的柿子树静悄悄的,红果子像撒在墨色幕布上的星子,安稳得很。

柿红引雀,“鸟食客”也来了。今年学人家让柿子在树上熟,柿子倒真甜得能拉出丝,可没等来朋友们的夸奖,倒是把全小区的鸟儿招来了。每天天不亮,就听见树枝“沙沙”响,推开窗户一看,麻雀在枝头蹦跹着啄果肉,颈斑斑鸠停在粗枝上啃得正香,连平时少见的白头鹎都歪着脑袋抢最红的那颗。我大声呵斥:“喂!你们懂不懂规矩呀?”它们倒好,扑棱一下飞到墙头上,叽叽喳喳、歪着脖子瞅我,好像在说“这柿子熟了就是给咱吃的,你急啥”。

后来也想通了,算啦!就当给这些“空中邻居”开个秋日甜品局,今年柿子丰收,反正甜柿子多的是。还真是,霜染丹柿满庭芳,累累果实透甜香;群鸟啄食声啾啾,人与生灵共享秋。

等到柿子红透的那天,我搬来梯子,小心翼翼地 from 枝头摘下一个。果皮薄得能看见里面饱满的果肉,轻轻一捏就有甜香溢出来。咬一口,清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炸开,没有一丝生涩,果肉绵密得像融化的蜜糖,连果核都裹着淡淡的甜。我忽然明白,这甜不是凭空来的——是春天时有机肥在土里慢慢发酵,给树根送去养分;是夏天时枝叶努力伸展,把阳光酿成糖分;更是秋天时让果子在枝头多待的那些日子,让风把青涩吹走,让霜把甜味锁进果肉里。

之后的日子里,我每天都爬梯子上树,摘下柿子装在竹篮里,送给邻里和朋友,同时会加上一句:“这是我亲自种、亲自摘的。”邻居接过篮子时会说:“你家这柿子比往年甜多了。”同事收到会拍照片发过来,告诉我放在办公桌上,连空气里都飘着甜香;朋友收到时,会说谢谢你亲自采摘的甜蜜果实。看着他们的笑脸,我忽然觉得,这满树的柿子早已不只是果实,而是大自然递来的一张温柔信笺,把阳光、雨露和时光的味道都装进了这红彤彤的果子里。

昨夜下了场轻霜,今早去院子里看,柿子树上还挂着些晶莹的霜花,红果子在霜花的映衬下愈发鲜亮。风里已经有了冬日的清冽,但这满树的红、满口的甜,还有朋友们脸上的笑,像一枚温暖的印记,留在这个秋天的记忆里。原来最珍贵的滋味,需要耐心等待——等一棵树长大、等一颗果子成熟、等一份美好慢慢酿成,然后把这份美好,这红红的柿子,轻轻传递给身边的人。

乡间秋收

□唐开生

车子缓缓驶入那条新修的村道。这条连接城乡的水泥路,光洁得有些过分,倒叫我这个耄耋之年的归客,莫名忐忑了起来。故乡秋收那幅原本喧腾热烈的画卷,仿佛被谁悄悄调低了音量。没有记忆中扬尘的土路,没有路边惊起的家禽,连那缕在记忆深处招摇的、带着柴草特有温香的炊烟,也寻不见了。

灰白色的水泥路笔直地向前延伸,将依旧青绿的原野一分为二。路旁是清一色的农家新楼,贴着光洁的瓷砖,安着锃亮的铝合金窗。样式虽大同小异,却个个气派。天然气管道无声地接入每家每户,取代了昔日场头屋后堆满的柴垛。我不禁有些怅然——那些在暮色里伴着母亲呼唤声、摇摇摆摆归家的鸭群呢?那些在谷场上为了一粒谷子而争斗的鸡雏呢?仿佛只是一夜之间,它们便连同那些低矮的瓦房、蜿蜒的泥路,一起被收进了历史的角落。

信步走向村外的田野。记忆中,这时候的田埂上,该是怎样一番景象?挤满了弯腰挥镰的身影,稻秆被割断时清脆的“咔嚓”声,扁担压着肩膀“哼唧哼唧”的号子声,汇成一曲丰饶而疲惫的交响。而今,四下里空旷又安静。广阔的稻田依然是一片炫目的金黄,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,风过处,漾开层层叠叠的浪。那沉默的、磅礴的美,与往年并无二致。只是,侍奉这片土地的,不再是那些古铜色的脊背。

远处传来了轰鸣声。那声音浑厚而有力量,像一头巨兽沉稳的呼吸。我循声望去,只见几台收割机像巡弋的舰船一般,在金色的海洋里缓缓前行。它们所到之处,稻浪被齐整地“吞”入腹中,而后方,便魔术般地吐出了金黄的秸秆,饱满的谷粒已被悄然收纳。效率是惊人的,一片偌大的稻田,不过半个时辰,便被收割得干干净净,只留下一行行整齐的稻茬,如同大地新理的平头,散发着植物根茎的清苦气息。

我站在田垄上,看着这现代工业与古老土地的庄严对话,心中五味杂陈。我怀念手工年代里,每一粒米都沾染着汗水的温度与艰辛;却也惊叹于这机械伟力之下,劳作竟可以变得如此从容。那种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的艰辛,终究是被这铁铸的怪兽驱散了。这自然是好的,是祖辈们无法想象的好光景。只是,那份人与土地之间最直接的、近乎搏斗般的亲密接触,那份收获时混杂着极端疲惫与极致喜悦的复杂情感,似乎也随

之被简化、稀释了。

我遇到一位本家的侄子,他正背着手,悠闲地站在自家田边,看着收割机工作。他认出了我,脸上绽开淳朴的笑容。“现在好了,省心喽!”他吐着烟圈,慢悠悠地说,“地承包给大户种,村里给我们发‘农保’。机器一下地,半天工夫,啥都弄妥帖了。不像过去,一家老小要忙活个把月,累得脱层皮。”他的语气里是满满的知足。

我点点头,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更远处。那里,曾经是我们孩子的乐园——打谷场。夏夜的打谷场上,铺着竹席,躺着看满天繁星,听大人们讲故事,那是我童年最清凉的梦。而今,场院还在,却已变了模样。一部分铺了水泥,整齐地停放着几台农机;另一部分被开垦成了菜畦,种着时令蔬菜,绿油油的,长势正好。场院边上的那条小河依旧静静地流淌,水色比记忆中清亮了许多,映着两岸整齐的驳岸与新栽的垂柳。一艘保洁船慢悠悠地划过,船上的工人熟练地打捞着枝叶。河水无声,仿佛一位见证者,看惯了岸上的沧桑变幻。

夕阳西下,将天边染成温暖的橘色,也给这片静谧的水乡镀上了一层柔和的暖光。村庄里,灯火次第亮起,有饭菜的香味从那些新楼里飘出。偶尔有轿车驶过,车灯划破暮色,载着从乡镇工业园区下班归来的人们。

我忽然明白,我所怅惘的,或许并非具体的炊烟、鸡鸣或手工劳作,而是一种正在远去的、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感联结。那个建立在艰辛劳作之上的、邻里相帮的乡土社会,正不可避免地让位于一个更高效、更独立、也更个人化的现代农村。秋收,不再是一场需要全民动员、充满仪式感的集体战役,更像是一份按合同履行、高效精准的产业交割。

然而,土地依旧是慷慨的。无论是以何种方式被耕耘、被收获,它都在这个季节,毫不吝啬地奉献出它的金黄。这份源于土地本身的丰饶与静美,并未改变。我深吸一口气,空气里,新稻的清香与柴油的味道奇异地混合着,这是属于当下江南水乡秋天独有的气息。

离乡的路上,我回头望去,村庄在暮色中静默如画。我知道,我怀念的那个故乡已经留在了记忆里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带走了些什么,也带来了些什么。而我们这些老去的人,既是过往的见证者,也是当下的守望者。